



# 家有芳邻

韦名◎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花城出版社

# 家有芳邻

韦名◎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  
花城出版社  
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家有芳邻 / 书名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 
2011.7  
ISBN 978-7-5360-6275-7

I. ①家… II. ①书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32474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  
责任编辑: 张 英  
技术编辑: 易 平  
装帧设计: 礼孩书衣坊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 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 
(广州市番禺区石楼)  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32开  
印 张 8 1插页  
字 数 150,000字  
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 
定 价 20.0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# 韦名，加油！

## ——《家有芳邻》序

廖琪

近十年以来，国内有成百上千的文学界朋友，以其坚忍和勤奋，用心血和汗水催生并培育着小说家族的又一新品种：小小说。我虽然没有涉猎过小小说创作的深层次理论，但读过许多业已被承认的小小说名篇，并与许多小小说作家结为挚友。传统的短篇小说最明显的特征是两万字以内的篇幅，但小小说只控制在3000字以内。一句话：比起短篇小说来，小小说要显得更加精致。

不论作家或是艺术家，追求精致，永远没有止境，永远值得我们为之叫好并呵护。

这也是时代的发展使然。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，社会多元文化的互为竞争又互为繁荣，为人们的阅读提供多种节约时间的富有改革创新色彩的文学版本，既是时代的呼唤，也是文学家的使命。小小说作家独树一帜的承担，需要付出的是与

文艺界色彩斑斓、热闹非凡的景象绝不相同的默默无闻。不被理解甚至不被承认，其苦痛只有他们心知。曾有几回，国家级或省级的文学评奖开始时，有许多小小说作家希望将小小说作品列入其间。可惜因为主管部门未将小小说列入项内而未能如愿，我也因此为他们感到遗憾。庆幸的是，去年全国鲁奖评奖时，已将小小说明确包含进短篇小说之中。虽说还未能单独立项，但终归被承认了。

从创新的角度而言，小小说作家的精神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。

韦名是小小说创作的忠实实践者。他已推出两本小小说集子，如今又将一本十余万字的小小说集子推到我的眼前。如此执着的追求，如此丰硕的成果，不能不令我敬佩。

为了小小说的精致，必须赋予更加精辟的思想内蕴。没有人掩卷凝思、体味再三的艺术力量，短小的篇幅犹如一杯冷开水，平淡无奇，一瞬即逝。韦名在机关工作，有着大院内外的思考。表现在他作品中的，大多是他对这种生活和工作的高度概括和思想结晶。《口水事件》、《一个星期的会》、《1984年的风》、《领带风波》、《品酒》、《品茶》等等，或是对官僚主义的鞭挞，或是对形式主义的嘲讽，或是对劣根性的鄙视，或是对大智若愚、四两拨千斤的领导风格的褒扬，或是对势利小人

自以为得意的奚落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如果将这一篇篇短小精悍的作品连结起来，便成了活生生的当代“官场”文化，成了人们捧腹开怀，却又不能不把玩一番的现代“衙门”潜规则。大院外看大院内，云里雾里十万八千里；大院内看大院内，也必须是具有思想触角的有心人才能体察入微。韦名无疑是具有这种火眼金睛的有心人。

为了小小说的精致，必须营筑构思更加精巧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。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，是艺术感染力的最基本元素，小小说更甚。韦名对于生活的艺术裁剪，已经是十分的得心应手。《花非花》写了一位不被世俗眼光看好、但终被大用的知识分子，“去宿舍做实验”、“情人节买菜花送女朋友”两个细节，令人哑然失笑；《油条》中那个穿戴讲究文雅的很像大学教授的老者，从对乞讨者一毛不拔到死后赠给勤劳的普通人三千元，折射出了一种有别于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的、非凡的人格力量；《捐款》中那个本该受到尊重的捐款人，却要拿回一千元发票前去“报销”，峰回路转中让人感受到了生活中某些“高尚”的卑劣；《黑金的发现》对一个一万年前的似马桶非马桶的古董的研究，反映了当前学术界的某些虚伪和无耻，唤起了人们对于伪科学的警惕和痛恨……3000字的小篇幅却是如此的大天地、大手笔！在折服于韦名对情节、细节的准确把握的同时，我们

不能不感叹五分钟的愉快阅读之余，还赢得了对精彩的大千世界的久久拥抱。

为了小小说的精致，必须磨砺出更加精炼的文学语言。文学语言是否流畅明快，是作家的基本功，小小说作家更甚。韦名的文学语言，是传统而又明亮的，表现力和概括力也恰到好处。但不能不指出，个别地方还提炼得不够。

最后，我还要对韦名在内的许多小小说作家作一个并非成熟的忠告：刻意于创新是值得欣赏的，历史上也不乏因短篇小说创作而成功成名的作家；可是，就像步兵也必须掌握手枪、步枪、冲锋枪、轻机枪等轻武器，轻武器中又有单击和连击之分，杀伤力自是不可同日而语；千万不要偏执于3000字以内的篇幅！如果你的生活底子足够丰厚，为什么不作大开大合的大描绘呢？纵观几年来小小说的创作，名篇当然不少，但平庸之作也不少。几口气就可以阅读完毕的作品，很难超越单一的表现手法。不能在语言上作深度设计，不能在人物内心世界上作深度揭示，不能在作品中采用多种表现形式或方法，形不成作品的节奏不说，历史的、时代的赋予文学的承载力，恐怕也十分有限。因此，我诚恳地希望：你们在坚持小小说创作的同时，如果生活积累可以了，题材容许了，表现功力值得信任了，还应该拥有更多的笔墨，拥有更大的天地！

请相信我的真实和诚实。  
为此，我要对韦名说：加油！  
是为序。

2011年5月4日午夜

（作者系广东省作协专职副主席、著名作家）



# 生活 观察 写作

## ——韦名小小说印象

杨晓敏

“官场”是社会权力的集散地，历来为民众关注的焦点。新时期文学中的“官场小说”，是指开掘此类相关题材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形态（或者说一个新的文化热点）。这一概念在1998年王跃文的《国画》出版之后逐渐升温，十余年来一直受到市场和读者的热捧。

小小说篇幅短小，本身就具有快速反映社会热点和民生百态的优长，像一根根银针刺向社会敏感穴位，自然会有不少作品以宦海沉浮和官场冷暖为表现素材，也催生了一批以写官场题材为创作重点的小小说作家。广东作家韦名，近几年持续发表了官场众生相系列，此类选材不拘一格，人物刻画惟妙惟肖，也被有关媒体称作是“新官场小小说”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做文、做人、做官等各有专攻，皆有学问，虽有共通之点，其游戏规则奥妙处又各有千秋。韦名能做到互补互动，以求兼

得，殊为不易。韦名的人生经历颇富戏剧性：先学工，后学文。当过技术员，做过媒体，后调入省机关某部门工作。同时，他从1993年就开始文学创作，出版过《蓝蓝的天空下起雨》、《水本无味》两本小小说集。解读韦名的官场小小说，可以从两个关键词入手：

其一是关注“泛官场文化”。

中国一向有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主流传统价值指向，“入仕”历来是众多有志者趋之若鹜的一条实现人生理想的捷径，而由此派生的“官场文化”（也可简称为“官文化”）更是意味深长，影响深远。韦名的官场小小说，超出了狭义的以政府官员和机关生活为主体的创作，而是将笔触延伸到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远景，或者说由表及里地注入了人性情怀，可以称之为“泛官场文化”的创作。《1984年的北风》写到了某退休领导干部郭学在经济领域很有魄力的一次“投机”行动。郭学曾经是一位典型的官场中人，退位后他不仅擅长于利用自己长久积累的人脉资源，而且深谙官场的各种潜规则和人性的种种弱点，所以他在商海竞争中自然占尽先机，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。但《1984年的北风》肯定不是一篇典型的官场小小说，它甚至远离了官场，也超越了复杂人际关系的简单争斗与无谓纠葛。细想之下，郭学所处的工作环境，与官场又何其相似？岂不是“另类官场”再现。同样有几个副总的虎视眈眈，同样要面对种

种不同的观念与态度，郭学能在其中左右逢源游刃有余，与他曾经担任领导职务的经验是多么的密不可分。

同样具有非典型官场小说特征的还有《花非花》和《柔弱的惠》。前者是对教育系统人才选拔任用机制的反讽，后者则涉及到女性群体在遭遇权力倾轧时的抗争。还有一类，如《品酒》、《品茶》姐妹篇，均以机关生活为题材，但都不是简单的对机关人与事的描摹，而是巧妙地将“官文化”与中国传统的“酒文化”、“茶文化”结合起来，在文化的相互异化与人性的相互较量中来展现官场之繁杂一角。

其二是着意展现“灰色人生”。

如果非要给某些人的“官场生活”定一个色调，灰色一定是最合适的。灰色不是灰暗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分不清一些官员的作为到底是呈现黑的还是白的颜色。灰色是一种单调的彩色。官场也有那种短暂的浮华热闹，不过更多的时候，它呈现出的是日复一日的机械般沉闷。在平静下面，往往也藏匿着看不见却会感触到的汹涌潜流。灰色介于黑色与白色之间，既没有黑色那种压抑感，又没有白色那种亢奋状。但它比白色隐蔽，比黑色内敛。因为多年置身机关，韦名对官场中的人与事看得非常透彻，所以他的作品并没有停留在浅层次的讽刺或批判的简单表象上，而是别出心裁地审视着官场的某些“边角地带”，向读者折射出不同人物的“灰色人生”。

《一个星期的会》里，作者以调侃的笔调，带领我们见识了中国式“文山会海”的景观。开会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开会就是工作，就是效益，就是成果。但具体落实时，就成了拟通知、发文件、排座次、写报告、作总结……满科室的人，全是围绕着操持者在转。作者的批判矛头指向虽然明确，但描写操持者在对待假酒、彩排凳子等细节上，却不厌其烦地表现他的细致与周到。这种整天忙忙碌碌，却不知意义何在的小人物，可谓最具代表性的官场“灰色人物”。《口水事件》是韦名官场小小说中较为精彩的一篇。老局长退休，新局长上任，虚构出来的吐在局长光头上的一记口水，引发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。这里其实写到了机关普遍存在的一种“灰色心理”，局长正是利用这一点打了个漂亮的“心理战”，貌似成了最后的赢家。类似的作品还有《钱花哪那舒服》、《老陆的笑容》等，表现的是官场的“灰色政绩”、“灰色表情”和“灰色清官”的内容，可谓千姿百态，一花一世界。

我始终觉得，小小说的思想内涵体现出作者对社会、人生的认识深度，以及深度开掘生活时的站位、视角、勇气等；小小说的艺术品位则要求作者通过调动各种艺术手段，譬如情节设置、人物刻画、环境渲染以及语言叙述、留白、伏笔、照应等文学元素的有效使用，来增添它的表现力和阅读感染力、想象力；一篇好的小小说除了会在内容上提出问题、会在描写上

表现问题之外，作者真正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最后的“解决问题”。所以小小小说的智慧含量或结尾艺术被称为“临门一脚”。

毫无疑问，一个优秀的小小说作家要具备综合性的文学素质，才能取得高端写作的资格证。而写出一篇好作品似乎也不难，难的是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，能持续保持自己量质兼优的创作姿态。韦名有良好的创作潜质，在其他题材领域的创作上也时有出色表现。我比较欣赏《家有芳邻》、《老盛的知青生活》这一类充满智慧表达的作品。韦名不缺乏丰富的生活阅历，也有着一颗充满智慧和灵性的心，又能在人情练达、世事洞明之外，守得住那份淡泊与从容。我相信假以时日，他的创作之路自然会越走越远，越走越宽。

（作者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、百花园杂志社总编辑兼《小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、《小小小说出版》主编）

人情大如天 / 70  
我为卖淫者挨了处分 / 75  
小翠，告诉你一件高兴事 / 80  
雨花石葬 / 85  
家有芳邻 / 90  
钱花哪那舒服 / 95  
行动意外 / 99  
我要上访 / 105  
书记要来听取汇报 / 111  
选择 / 116  
捐款 / 122  
宣传宣传咱们好书记 / 127  
领导交办了事 / 131  
为有源头活水来 / 135  
领导请喝茶 / 139  
洪灾过后 / 144  
撤 / 148  
阿来开店 / 152  
荷痴老罗 / 156  
邻居的热情 / 160  
局长病了 / 166

谁主沉浮 / 170  
老盛的知青生活 / 174  
“猪”事如意 / 179  
异味事件 / 184  
托领导的福 / 188  
会飞的戒指 / 193  
黑金的发现 / 198  
阳光照在“囍”字上 / 202  
老钱销烟 / 206  
我的局长念白字 / 210  
灾情报告 / 214  
梨花开时 / 219  
相马 / 223  
歌者 / 227  
老张 / 231  
石头啊，石头 / 235  
后记 / 240

## 口水事件

春光明媚的日子里，局里很多人心里的希望就像院子里几株大树的新叶，见风就长。

主政了十年的老局长终于像冬日树梢上的黄叶一样，虽苦苦支撑着，却也无可奈何地随风飘落了。十年里，院子里几株大树的新叶长了落，落了长，可局里除了少数人外，很多干部停留在时光隧道里：十年前是科员，十年后还是个科员；十年前是科长，十年后依然是科长……

哪个公务员不希望自己就像初春的新叶一样迅速成长？

十个春秋啊！

当老黄叶飘落时，在容易伤感的春天里，局里的很多人不仅没人伤感，反而巴不得黄叶快落掉，好让新局长带来似剪刀的二月春风，细细裁剪局里的新叶……

怀着希望，局里很多人驿动不安。



新局长亲切得就像邻家的大哥大叔，挨个办公室走，眯缝着眼挨个询问情况。

希望就像见风就长的新叶，一天一个样！

可正当局里很多人的希望空前高涨时，一件事情让大家震惊了：2月13日上午，局长过来上班的第二天，被人从后窗吐了口水！

发布这消息的是局办公室主任。

“缺德啊！那天，局长正准备进局大门时，一唾口水不偏不倚，飞落在局长亮闪闪的脑门上！”办公室主任讲得绘声绘色，好像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“局长抬头向上望，发现很多窗口缩进了脑袋。脑袋虽缩进去了，可窗户来不及关上，都开着……”

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！

先前，老局长多年压制一些干部，不提拔不重用，局里的一些干部恨他，除了在民主测评上给老局长制造点小麻烦或者写告状信外，不知谁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从后窗看到局长进大院，就朝他吐口水。虽然多年来老局长一次未被口水袭击到，可局里的同志们爱往后窗吐口水却成了习惯。

糙米碰上了空春臼，怎么会这么巧？

“咱局长真有涵养，被吐到口水后，一点也没声张，而是擦干后一间一间办公室去看望大家……”办公室主任意味深长地说，“谁吐的痰，局长心里可清楚呢！”